

法律的异邦

张海斌◎著





法律的异邦

张海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律的异邦 / 张海斌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1
(独角札丛)
ISBN 978-7-80219-799-2

I. ①法… II. ①张… III. ①法学—文集 IV. ①D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3979 号

图书出品人 / 肖启明
文案统筹 / 赵卜慧
责任编辑 / 庞从容

书名 / 法律的异邦
FALüDEYIBANG
作者 / 张海斌 著

出版 · 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网址 [Http: //www.rendabook.com.cn](http://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32 开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印张 / 10
字数 / 230 千字
版本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80219-799-2
定价 / 28.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想象一种活法

有时候 我很想做另一种人
譬如一个门卫 每天
我捧着一杯茶 目光安详
望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我的眼神 隔着茶色玻璃
深不可测 像一个过气的克格勃
有空的时候 我就读人民日报
逐字逐句 并为报纸上的话
感到欢欣鼓舞 大多数时间
我就望着墙上的挂钟 发呆
我想 这家伙走得越来越慢了
就把它摘下来 小心翼翼地拆开
看不出毛病 又重新装好
再把多余的零件 统统扔掉
剩下的时间 我偶尔会打个哈欠
或伸一个很懒很懒的 懒腰

如果觉得无聊 就用回忆来打发
有时想到一件 好笑的事儿
于是噗嗤一声 自己笑出来
就像监狱里的莫尔索
绝大多数时候 我都正襟危坐
从不打瞌睡 也不胡思乱想
更不去琢磨苹果 为什么落到地上
或恰巧砸在牛顿的头上
我只是一个门卫
所以我得像一个门卫

张海斌

2009年2月28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若有所思地生存

人世沧桑读史始	002
纠缠于真实与荒谬之间	005
话份与发飙：发言的社会学	009
评论、评论家与评论界	012
重返乌托邦	015
我们是如何欣赏电影的？	017
幽暗意识发凡	021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023
论标准答案意识	026
盖棺定论的历史哲学	028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之忧思	031
关于禅的另类解读	034
如何无欲则刚？	038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041
网聊与文字乌托邦	044
人生不过五种境界	047
歧路丛生的历史记忆	050

大学生自杀现象之冷思考	053
“还债”与“出息”考	057
“工作”与“务农”考	059
撒娇的现象学	062
识时务者如何为俊杰?	065
所谓检讨文化	068
当我们已被选择	071
农民做骗子的资格也没有吗?	075
方法论主义的谬误	078
为何沉默是金?	081
我们该如何对待英语?	084
有效学术批评如何可能?	087
国人是如何对待批评的?	096
沦陷于身份的焦虑	099
文学化思维的迷局	102

第二辑 法律本来就是俗物

上访和截访之间的吊诡	106
弗兰克与“基本法律神话”	109
警惕法律威吓主义	112
权利观念的演变	114
审判中的裁量与限制	117
所谓司法职业道德	120
法律本来就是俗物	123
古代希腊的哲学与法学	129
不该被忽视的“残疾人”	132
西方衡平思想的演变	135

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演变	138
警惕法律依赖症	142
正义与迷信：《魔鬼的律师》	145
男权社会的话语实践	149
犯罪嫌疑人该被剃光头吗？	151
中世纪英国律师学院	153
作为知识与德性的法律	156
认真对待大学生的住宅权	167
地铁工程验收造假曝立法缺失	171
大学生奖学金评定之反思	174
对当前法学研究状况之反思	178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184
拿破仑与《法国民法典》	187
苏力，你很狡猾	190
多元社会与法律信仰	193
作为历史画卷的宪法	197
论法学著述的文风	207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判决书？	209
我为何不关心法律修改？	211
上海红烧肉和法律移植	214

第三辑 重返抒情时代

突然消逝于陌生	218
上海：一座想象的城池	221
我怎么做起博客来？	224
拍照以及人生随想	226
却上黄山观风雨	229

河南归来不喝酒	232
纸上得来终觉浅	235
重返抒情时代	238
他们那一代的爱和怕	241
寻求一种炫耀性生存	244
口号消费主义	247
露天电影与古典爱情	250
日渐消逝的生活艺术	254
老张的买菜哲学	257
金刚不坏的人生	260
避与无可避的虚无	263
《四手联弹》：一个简单的野心？	265
沈阳此去说寂寞	267
为何要回家过年？	270
古代书生的理想与爱情	273
重温一种生活哲学	276
所谓存在的勇气	279
忆里不知身是客	282
兄弟我刚从美国回来	284
我的歌唱生涯	286
何勤华教授二三事	292
飞往纱窗的路上	296
我的爷爷：一段家族史	300

第一辑

若
有
所
思
地
生
存

人世沧桑读史始

阅读民国诸大师的作品，每每谈到一些抽象的理念，总不免将一些历史掌故信手拈来，权作佐证，稍加发挥，便有新意，让人喟然叹服。其实，人类的经验和教训，如果细致梳理一番，恐怕基本元素是有限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与事件中，以不同的组合粉墨登场罢了。毛主席就很喜欢读史，他老人家说过：“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实在是一种洞见了。譬如关于政治手段的花样和招数，譬如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譬如关于爱情的死去活来等等。展开《二十五史》，恐怕基本情节都差不多，不同的是演员和道具“与时俱进”罢了。

可见，读史对于为人治学而言，实在是一项必要而有益的课程。譬如对于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说，如果认真地读一读历史，恐怕就可以理解他们在历史上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进而具有什么样的命运。如果有人归纳起来，恐怕不会超过四条：要么帮忙、要么帮闲、要么捣糨糊、要么装疯卖傻。前些年，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在《随笔》上纪念胡风，掷笔长叹：直到现在才知晓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知晓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系了。这是读史的功课没有及格的缘故。即便是那个胡风，其实犯的这个错误，不懂得福柯先生知识 / 权力的关系，喜欢和人家争个是非，殊不知真理这东西是无所谓有所谓无的。一旦与权力扯上关系，便就是真理了。倘若你要凑过来发个文，学术探讨一

番，不免要自误玩完的。翻开历史，前辙历历在目，有案可稽，不必再提了。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文章倒也齐整，说出话来也曲曲折折有些经纬，但是那个“修齐治平”的毛病却是打从娘胎里出来便有的，“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洗脚的时候都要叹气的。如果某天有个人物在主席台上不经意看他一眼，他那个赔着小心曲意逢迎的神情，是描都描不出的。倘若真的被提拔，不免要士为知己者死了。死都舍得，那种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事情，自然眼都不会眨一下。这种人风风光光在台上时，谈到做学问搞研究，总要主张经世致用为朝廷服务为社会服务，整起以前的学术对手或者同行来，比外行还要入骨几分。一旦山水轮转，被贬被冷落被靠边站，往往就要回到进儒退道的老路上去了，游山玩水，写《小石潭记》，搞得很清高，很曲高和寡，很像一回事。又是回忆录，又是吟诗作文，骂起政治来，就像鲁迅的同班同学一般。这种文人啊，翻开历史书看看，数不胜数，目不暇接。所以，历史一读，让人感觉“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可见，历史像一个大剧场，每个时代总是上演着几个相同的剧目，就像爱情故事一样，要么爱，要么不爱，要么先爱后不爱，要么先不爱后爱，要么自杀了事，反正就这么回事。剧目总是这么几个，主演和道具却是与时代跟进的，这叫“城头变幻大王旗”。因此，真正的史家，总是能够洞识人间之喜剧与悲剧的，总是能够看破各种剧目的结局的。听他们谈起历史来，简直有些解构主义的味道。鲁迅先生读史，仅仅读到“吃人”两个血字，这就是读史读到家了。但依旧有很多历史家，总把历史当作过去式的东西，研究起旧资料分析起死人来，一是一，二是二，条理清楚，洞识深刻。糟糕的是，这种书呆子历史家往往忽视“现在

进行时”，以为当代竟是一个真正崭新的时代了，就像鲁迅讲的，老调子已经唱完了，应该唱新调子了罢。这样一想，不免兴奋，乃至忘形了。待到剧目演罢，才“嗡”地恍然大悟：原来还是在上演老戏啊。这便是文人的可爱与幼稚了，也是读史未能彻底之缘故。这种命运，恐怕连纯正的历史学家亦不能例外。

当然，读史，往往不要抱着什么成见去读，否则不免是六经注我，如果不是成心的话，恐怕读了也白读。读史要心情愉快地读，随心所欲地读，要读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种水平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达致了。记得毛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余，特别喜欢读史，他老人家就从《水浒》里，活生生地读出了“投降”两个字，这就和鲁老夫子读史的水平差不离了。还有一些史家读史，谄然有所得，不声不响，只管小心从事，趋利避害，也是一绝矣。旁的不说，只表那陈寅恪先生，建国以后，气象一新，人家一遍一遍地请他去北京做学术权威，他老人家不直接说去，也不说不去，提出不少条件，让郭老们难堪，最后这事不了了之。这是读史读到某种程度的体现。要是换了旁的人，恐怕行囊都来不及收拾，扶老携幼连夜上北京去了。

所以读史也者，能识人识事，能够明哲，但是依旧很难保身。随便翻翻历史书，倒有几个人装病装死装疯卖傻保了身的，其实那也是皇帝们不想和你计较的结果，一旦计较起来，恐怕就要真死真疯了。当然，读史对于今天一些摇头摆尾故弄玄虚的学者来说，倒又有另外的妙处，就是好教他们少发一些凌空蹈虚的玄论，扎扎实实研究一些问题。这些人动辄喜欢把逻辑的历史当作历史的逻辑，深文周纳，炮制理论，还以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自负得要自顾自怜，“独怆然而涕下”呢。这种自恋症，恐怕读史是标本兼治的妙方了。

纠缠于真实与荒谬之间

人活于世，总有那么一点好奇心，遇到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总要去探究探究背后的真相，按照马斯洛先生的理论，这大略就是安全本能的反应吧，也可以说是一种求真意志。但是，追求真实的想法，有时不能太过彻底，一旦过头，往往要发觉所谓的真实和荒谬，实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很难分得那么清楚。譬如诸位看到某妙龄少女，一脸羞涩，面若桃花，飞霞流转，煞是好看。在你老人家准备吟诗作画的当儿，俺老张冷不丁插进来说：啥面如桃花啊，压根是脸上毛细血管充血嘛。如此这般，实在是大煞风景。可见，有些时候过于追求真实，往往容易让人发心绞痛。

按照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存在的也就是荒谬的。如果将这句话稍微推衍开去，也确实是怎么回事。尼采先生曾经就把文明的实质看得太透，发现温情脉脉的文明背后，原来都是一些龌龊不堪的东西在支持着。因为看得过于真实，他老人家最后干脆发了疯。想想也是，人类诸多美妙绝伦的文化，背后的真实不都是残酷吗？譬如人之饮食，很简单，满足口腹之欲耳。但咱偏偏不这么说，神神道道地要搞出一个饮食文化来，好像吃猪肉不是在满足口腹，端在欣赏饮食文化矣。再如人之结婚，按照弗洛伊德先生的意思，压根是“力必多”增长兼生物排他性使然。真实固然是真实，但俺奉劝诸位结婚时千万不要这样说，特别不

要对贵女友这么说，否则小姐脸一翻，你就是畜生兼流氓了。相反，你要沉重地“啊”的一声，说结婚来源于伟大的爱情，那么你就上路了。因之有人说文明日久的民族，越是最善于虚伪的民族。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讲到真实和荒谬，有个案子值得讲一讲。加缪有部小说叫《局外人》，其中讲了一个法国青年莫尔索的杀人案件。作品关于主人公为何开枪杀人的原因，就体现了一种荒谬和真实的纠缠。当时在法庭上，检察官追问可怜的犯罪嫌疑人开枪杀人的动机时，莫尔索说当时阳光太强烈太刺眼，太让人真他妈的烦，于是扳机一动，那个阿拉伯人就玩完了。如果换了一个天气，俺是决不会开枪的。这种理由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还是可以成立的，但这在陪审团的眼里，却是多么的荒谬啊。因为他们是理性的人，所以也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理性的理由。如果莫尔索兄弟说阿拉伯人是他的情敌，为了争夺类似张曼玉小姐的法国影星，两人争风吃醋开了枪，或者干脆就是黑社会内部的火拼，陪审团是愿意相信的，仅仅说是由于阳光太刺眼，就莫名其妙开枪杀人，你就是扔个炸弹在陪审席上，他们也不肯相信的。难道我们这些体面的陪审员，都是混蛋加弱智吗？“真实”一旦到这个份上，我们可怜的莫尔索兄弟也只有踏上黄泉路了。

值得指出的是，真实和荒谬有时和我们愿意保持的观察距离有一定关系。举个例子，一个皮肤洁白无瑕的女士，如果粗粗一看，婷婷焉，袅袅焉，不在话下。倘若你用显微镜放在她的脸上来欣赏，探头一看，恐怕要吓得目瞪口呆了吧。但是，这些触目惊心的图景绝不是荒谬的，恰恰是观察到的真实，然而我们还是愿意把它当作荒谬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都是有喜好的，都是有舒服与否的的感觉的，这种特征决定

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发现真实，而是在选择真实。因为事物的真实程度是无限的，或者说是向我们无限展开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好选择一个让自己满意且舒服的距离，来面对真实。举个例子，倘若你与俺老张对坐喝茶，隔开刚刚看不到俺鼻子上似隐似现若有若无的几颗可爱的小雀斑的距离，那就刚刚好。聊天过程美焉妙焉，苏格拉底焉，柏拉图焉，其乐融融。倘若某位同志一定要较真儿，“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要不断追求真实，那么不妨拍马过来，俺非要让他尝尝祖传的大力金刚腿不可，一脚横扫，立马让他呼啸着消失在云霄。

可见，真实是一个需要合理选择的问题，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真实和荒谬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自愿选择的距离。真实的尺度把握不好，就至于荒谬。推衍开来，人之待人接物便很需要这种如何对待“真实”的人生哲学。古谚道：人至察则无朋。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人总喜欢追求真实，总要把朋友或者恋人的老底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掌握人家小时候尿过几回床才肯罢休，否则就是没有发现朋友或者男友真实的一面，结婚的时机就远远没有成熟。倘若这位女士真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能耐，上穷碧落下黄泉，最大限度地发现了真实，结局却往往容易失望乃至受伤了：原来自己一直以为拉风的男友，以前睡觉从来不洗脚啊。最后只好分手了事。记得《大话西游》里有个紫霞仙子就是如此，倚仗着自己有能耐，干脆跳到人家至尊宝的肚子里去扪心纠问，结果受伤得不行，泪眼涟涟，腿都迈不开了。

因此，真实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乌托邦，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却不能真正地达致。人类是一个具有好奇心的动物，人类知识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发轫于这种对于真实的好奇。按照福柯的观点，这大抵就是一种求真意志罢。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求

真意志的确是有益的值得赞赏的，因此，科学家要不断地逼近真实（即波普尔所谓的“逼真”），也是可欲的。但对于普通生活中普通人来说，特别在其生活哲学上，还是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面对与选择真实的问题。因为真实是一个程度概念，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而人活一世，不能经常故意要和自己过不去的，到了冬天就要故意穿背心，到了夏天就要故意穿棉袄。因之，我们应当努力选择一个让自己舒服的距离去面对真实，不要太过于求真，不要无限逼真，也不要过于较真儿，避免最后竟至于荒谬，摧毁了一切本来挺美好的事物。倘若你偏偏不听这些，要无限地求真，那么俺只好先替你到哪个寺庙或尼姑庵挂个号了。